

疫情之下，一个男人决定将亡妻的骨灰带回家(含视频)_手机新浪网

news.sina.cn/2022-05-10/detail-imcwiwst6689658.d.html

2022年5月10日

澎湃新闻

澎湃新闻官方账号 2022.05.10 21:59

老人抱着妻子骨灰徒步7小时走到上海虹桥高铁站：无论怎样都要带她回家

拖着红色行李箱，黄建才只知闷头往前走。

箱子里装的是亡妻殷桃香的骨灰，这个60岁的男人，此刻走在上海空荡荡的街头，想起32年前，带着还未完婚的妻子，来上海买东西的场景。东西买完，他们就回家结婚。

而现在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两个月前，妻子带着这个箱子，从江苏常州来上海化疗，5月6日，妻子经抢救无效，病逝于此。

当务之急，黄建才想尽快把妻子带回家去，“不能让她一直在外面漂着。”

疫情之下，上海虹桥站每天只有一班车能到常州，一票难求。但黄建才顾不了这些，总不能一直等着，先到车站再说。

5月7日这天，下午一点，黄建才拖着这只行李箱，徒步7个多小时，20多公里，从老闵行走到虹桥火车站。

一路上，按照常州当地的习俗，逢桥遇水，他便在心里说，殷桃香，哥哥带你回家。





上海虹桥火车站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新闻记者 巩汉语 邹佳雯 图（除署名外）

车站

见到黄建才的时候是5月8日下午三点多，他仰面躺在虹桥火车站的站外，皱着眉头睡觉。身边竖着一个红色行李箱，还躺着一个黑色行李箱和几个小包。他头发短而白，脸上有晒红的痕迹。

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记者想走近看看他的情况，却不小心把他吵醒了。他手从衣摆下伸进去，一边抓挠身体，一边掏出一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问道，我买不到票，但我想带老婆回家，江苏常州。

黄建才指指边上的行李箱说，我老婆在这儿。

疫情下，上海虹桥站每日可出发的旅客约为1100人次，不少旅客都是提前很多天抢票。而从上海到江苏常州，眼下一天仅一班车，发车时间是16：36。

在5月7日领到妻子的骨灰后，黄建才一刻不想停，当下就决定带妻子回家。疫情下，他没能叫到去虹桥站的车，也不懂怎么抢票，就把抢票的任务交给儿子、儿媳、侄女等，自己直接动身，从位于老闵行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，一路走向虹桥火车站。

地图显示，这一路24公里左右，步行约需5个多小时。但黄建才不认识路，也不太会用导航。他是跟着上海朋友的指示，边走边问的。途中，他吃了2个梨，3个橘子，1块锅巴和2瓶水，晚上八点钟才到。

一路上，黄建才紧紧抓着行李箱的把手。他不觉得多累，但是心疼妻子的情绪很浓。“我不想让她留在外面。”他担心红色行李箱的轮子被磨平，但又无计可施。他这一路几乎没有停下，只有在碰到过桥的时候，会放慢一点脚步。

在黄建才和妻子的故乡有一种说法，亡灵自己过不了桥，要喊名字带着过桥。“不然她不认识路，要跑丢掉。”

记不得有多少回了。每一次逢水过桥，黄建才就在心里一遍遍地说，殷桃香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去，他太担心妻子跟丢了。

“我不可能丢下她。我不能让她留在外面。”黄建才重复了很多次。



红色行李箱里放着殷桃香的骨灰，黄建才拿着死亡证明。

亡妻

在肿瘤医院治疗期间，殷桃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5月4日后陷入昏迷状态。黄建才隐隐觉得，这一次，妻子可能真的挺不过了。

5月6日早晨，他像往常一样摸了摸妻子的脚，一片冰凉，心里有了些许判断。按照习俗，他给弥留之际的妻子穿上了新衣服，粉色的，妻子喜欢。

5月6日下午五时许，殷桃香抢救无效，宣告死亡。

殷桃香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白色的布单蒙上了她的脸。起先，同一个病房中有3位病友3位家属，如今另两位病友都已陆续回家。5月6日的傍晚，房间里只剩下黄建才和停止了呼吸的妻子。

殷桃香的身体还有一些软，有一点点余温。黄建才不想妻子被这样带走，她看起来真不像一位逝者。

他把妻子脸上的白布掀下来，露出她的脸——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异样。他下意识地摸摸妻子的脸，再摸摸手，摸摸脚。他心里一点也不怕，这是他最熟悉的人。

黄建才没有第一时间给殡仪馆打电话。直到下午七八点，天黑下来了，妻子的体温跟着气温一同下降。他拨打了殡仪馆的电话，要对方第二天早上来接。

晚上十点，和之前一样，他靠在妻子的床边睡着了。早上是被嘈嘈切切的鸟鸣声惊醒的，老闵行是个老街区，道边有梧桐树，上海疫情下街上的人不多，鸟鸣显得清晰。

殡仪馆的车辆带走了殷桃香和她的随身衣物。黄建才收拾了一下，开始联系去虹桥火车站的车辆。

下午一时许，他在医院门口等到了那个骨灰盒，三十余年的枕边人成了一捧骨灰。

他特意留下一个行李箱，其他东西都跟着妻子火化了。他想得很清楚，捧着妻子的骨灰在街上走会惹人害怕，他要把妻子的骨灰盒放进行李箱带回去，无论有多难。

医院门口，他在心里轻轻对行李箱里的妻子说：妹妹，哥哥带你回家。



黄建才不敢松开手中的行李箱。

病房

2020年，殷桃香被确诊淋巴瘤。从那时起，从常州到南京，再到上海，有时是黄建才，有时是儿子，带着殷桃香求医问药。

2022年3月10日，儿子照例带着殷桃香来上海进行新一轮的化疗。只是赶巧到了新茶上市的时节，家里做茶叶生意，忙得走不开人。一家人商量了下，便留殷桃香独自一人在上海。黄建才说，妻子把生意看得比什么都重。

他后来总是后悔。3月10日，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64例。而这个数字在未来不断上升，总数逐渐达到几十万例。与此同时，整个上海的医疗系统、交通出行都受到影响。

在医院总归是安全的，黄建才这样想。直到4月16日一大早，黄建才儿子收到医院打来的电话，殷桃香病情突然恶化。

黄建才决定立马去上海，内心想着最坏的打算。听说上海物资不好买，赶在坐高铁前，他为妻子买了两身新衣服——万一这次妻子真的不能回来，需要准备这些。16日八点多，常州没有几家开门的小店，他兜兜转转找到了一个开门的商场店铺，买下了两套春装——这些年，妻子喜欢红色的、嫩色的衣服，他特意挑了一套粉红色的。

在病房里，黄建才陪伴妻子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的二十天。

黄建才一般不允许妻子看手机，担心太耗费她精力，除了一种情况——儿子、孙子给她打视频电话。小孙子帅帅15个月大，刚会走路，奶声奶气地喊“阿奶”，殷桃香听着很高兴。小帅帅也很聪敏，喜欢在爷爷身上闹腾、扒拉，换到奶奶边上，则安安静静地待着。

有一次，孙子给病房的奶奶打视频，黄建才心里一动，喊同病房的家属帮忙，给孙子和妻子按下了一张同框的视频截图。他想这张截图会一直保存下来，这是他留给还不记事的孙子，与奶奶特殊的纪念。

黄建才不是不想带妻子回去，但车票难买，儿子过不来，他又总指望她能好起来，囫圇个地带她回去。种种心情交织，黄建才时常感觉心疼又愧疚，一次脱口喊了她妹妹——他从未这么叫过她。殷桃香有点惊讶，但看起来是喜欢这个称呼的。

那之后，他经常喊她妹妹。



黄建才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外等候

半生

思念在深夜喷涌，黄建才回忆着与殷桃香这半生的故事。

第一次见到殷桃香是在1988年的冬天，媒人给他俩说亲，殷桃香个子高挑，有1米67，长得也漂亮，站在亲戚家的堂屋里朝他笑。

黄建才也相过好几次亲，但都是看看就溜掉了。但见到殷桃香第一眼，黄建才便喜欢上了。没过两三天，就约着殷桃香去看电影。黄建才长相不如殷桃香，但工作好，当过5年兵，退役后被分到县城的糖烟酒公司，是当时一家很知名的国企。两人便从各自宿舍出来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。

黄建才觉得自己是个不太浪漫的人，看过的电影记不住，没送过什么礼物，嘴还笨，但殷桃香没怪过他。

1990年1月18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二，后一天就是北方的小年。这是黄建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，他与殷桃香结婚了。

婚期特地选择年关，那时同事、亲戚朋友都放了假，来得人很多。为了这次婚礼，家里配置了冰箱、彩电、缝纫机等，花了一万多块，在当时很是风光。

一片热闹声中，殷桃香从楼上下来，穿着一套红衣，戴着头纱，化了好看的妆，黄建才说“漂亮得认不出来”。此后他们两次搬家，很多老物件都没了，但婚礼当天的头纱和殷桃香亲手钩的花，都还小心翼翼地保留着，黄建才知道这些东西有着重要意义。

结婚那天，他们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，属于两人的幸福时刻在上世纪八十与九十年代之交定格。那一年，黄建才27岁，殷桃香26岁。

之后，他们有了儿子，取名黄达，喻意飞黄腾达；过了千禧年，国企改革下工人纷纷下岗，黄建才便和殷桃香一起琢磨着做点生意。

2008年，两人白手起家，开店做起茶叶批发，黄建才主外，经常天南海北地进货、出货，殷桃香则留在常州，照顾店里生意。她精明能干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天生是干生意的，黄建才说她长了张会“骗人”的嘴。

“我对不起你”，殷桃香去世后，黄建才在心中反复地道歉。为了家里的生意，妻子操劳了半辈子，没有好好带她出去玩过。没坐过飞机，高铁也没做坐几次，前几年，她说想去北京看看，但手里的生意放不下来。黄建才“骂”她，告诉她“钱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”，但殷桃香不听，总不愿放手。

“现在没办法了，她已经先走了。”黄建才说。

回家

上海曾是黄建才的“开心地”。

黄建才记得，结婚前两天，他带着殷桃香来过一次上海，主要是为了结婚买些东西。

两人是坐车来的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车不太好，路也不太好，从常州到上海300公里的路程，要花六、七个小时，路上还要停下来吃顿饭。车慢慢地开，殷桃香头靠着黄建才，第一次来到家乡人都说是大城市的上海。

他们去了南京路，逛了上海的大商场，26岁的女孩，走到哪里眼里都是新奇和喜欢，买了很多小物件，碗、杯子等等。

“这个时候我很开心，她也很开心，”黄建才说。

但经历了妻子病危、离世、火化，这里又成了黄建才的伤心地。

时间回到2022年5月7日。

晚上七八点，到了虹桥火车站附近，黄建才找了一圈，终于在晚上十点找到了一个半室内的场所，有灯，风小，可以暂时歇脚。他拿红色行李箱靠着身体，不安稳地睡了一个晚上。这一天不可能有车带他回家了。

中国铁路 China Railway

行程信息提示
Trip Information Reminders

开车时间: 2022年5月8日 16:36

上海虹桥站 G7376 南京南站
Shanghaihongqiao Nanjingnan

13车16B号 二等座
限乘当日当次车

检票口: 21AB

JM 居民身份证

电子票号: 238192

订单号: E1

票价: 144.5元

温馨提示

1. 此凭条不可作为乘车凭证使用, 请您持购票证件进站检票乘车。
2. 为方便您在网上办理行程变更手续, 建议在行程结束后按需领取报销凭证。
3. 欢迎扫码查阅乘车须知, 下载铁路12306APP。



请按行程信息提示乘车, 祝您旅途愉快!

出单: 2381921164 2023-05-08 15:57:31

黄建才的火车票 受访者 供图

5月8日早上，黄建才还没抢到票，他尝试搭到一部车，想去青浦跨过道口回家，没能实现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到了当日下午四点前后，侄女替他抢到了票。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，他带着妻子的骨灰盒，站在了常州的土地上。两个小时后，他将这只一路颠簸的箱子通过隔离酒店交给了儿子。

行李箱脱手的一瞬间，黄建才心里说，妹妹，儿子来接你了。

接下来，儿子会把殷桃香的骨灰带到老家。家人们在那里备下了墓地，亲人们会来吊唁。

黄建才不能参与这些，但他心里很安定——把妻子带回家，他做到了。